

设计 THE 计 VAST 的 LAND 大 OF 地 DESIGN

中国设计红星奖委员会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 / 编
许平 陈冬亮 / 主编

杜越 题序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陈冬亮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

盖·朱利叶

英国布莱顿大学设计学教授

网本义弘

发明和想象工学研究所负责人、九州产业大学名誉教授

娄永琪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教授

许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阿利森·克拉克

帕帕奈克基金会主席、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教授

黄永松

《汉声》杂志社总策划及艺术指导

陈劲松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李光涵

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设计 THE 计 VAST 的 LAND 大 OF 地 DESIGN

中国设计红星奖委员会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 / 编
许平 陈冬亮 /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的大地/许平, 陈冬亮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培文·设计)

ISBN 978-7-301-24403-6

I. ①设… II. ①许… ②陈… III. ①设计学—文集 IV. ① TB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8640 号

书 名: 设计的大地

著作责任者: 许 平 陈冬亮 主编

责任编辑: 张丽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403-6/J · 059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市宏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265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题序 / 锐意创新，关注未来：积极拓展中国设计的大地

杜越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21 世纪的地球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彼此相联、紧密相依。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应对变化中的生态、对峙中的城乡、上升中的民生福祉这些重大问题，将直接关系并影响到整个世界平衡、稳定、安宁、健康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设计的大地》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让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更加关注脚下这片大地，如何让中国的设计发展更加聚焦于现实的问题以及主动的战略思考。

20 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发现，当人们面临一种全新的文化处境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陌生与差异感。个体的文化情境改变会导致这种不适应，社会的改变也会产生整体的文化震荡。尤其是面临关系未来生存的巨大改变时，社会人群中会产生各种形式、各种程度的焦虑、困惑，甚至是群体的应对失措，这就是发展中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

当这种“文化震撼”来袭，正确的应对方法是：社会主动地采取关注未来、研究战略的思考，引导人们体验与化解所面对的文化矛盾，通过创造性的途径与方式积极寻找走向未来的出路。而事关未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创新的“设计”，恰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中国的设计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五年中，中国的设计创新为提升“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天，当中国的社会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通过提升民生品质、改善发展环境来寻求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之际，中国设计也应当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转向更加实际地关注国内，关注民生，关注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关注城市乡村的协调发展，关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我想，这就是“设计的大地”作为一种战略转向的命题所在。

中国的发展处在整个世界产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之中，但是中国的发展又面临着自身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环境水平参差不齐。这种现实的困难要求中国设计既要吸收西方工业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又要客观地研究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西方设计发展的模式与道路，在这种要求下，设计如何回归脚下的土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长期努力的课题。

中国设计界发出的进行战略探讨的信号值得尊重 and 关注，我真诚地祝愿中国设计能为促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尊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普遍人权与基本自由，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加切实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序/从理想的星空回归设计的大地

许平 陈冬亮

全球化的世纪大潮把这颗星球的每个区域、每个民族都归并入同一个必须不停地自觉、奋起方能显示存在的命运沉浮之中，因为全球化中的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四大趋势本质上都是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1]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方式，基本可以解释为一种不断地推进超越性、抽象性的生产技术、构建单一、整体的均质世界，并努力使原有的传统体验情境与这种生产系统相脱离的解构行为。这段被社会学家称为“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2]历史过程的工业文明，一方面既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消费自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心灵失却与传统坐标的连接之后无可避免的精神困境与文化迷失。除此之外，使全球化的文化矛盾更趋复杂的是，长期保持输出强势的西方在推广和普及抽象化的生产方式及技术系统的同时，客观上也致力于东方的甚至更广阔地区的传统情境与现代生产语境的脱离。尽管近年来采取了趋于灵活缓和的文化策略，同时被输入区域的文化主体也通过内向的反弹与结构性的调整加快了自身强化的进程，但是毕竟“解域化”的历史余波未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矛盾层出不穷，“解域化”与“再地域化”或“重新地域化”之间的纠缠反复并未完全成为过去，其中所包含的理念及价值的重大冲突，值得各个领域的人们从各个角度予以充分的审视与反省。

现代设计与“解域化”的生产文化之间有着几乎天然的策略联盟甚至需求共振。全球化的经济贸易与工业技术在促使生产过程中的传统文化与情境体验的抽象化、共性化的同时，不仅创建了一个无疆界的、超越地域资源与文化约束的生产加工体系与商品交易系统，也促成了一个去本土化、去情境化的审美评价与市场语境。现代设计的问世，实际上是充当了这种商业价值观与经济贸易需求与一种文化的剔除与审美规范的重建相关联的桥梁。只要检视一下“简约主义”的设计风格在全球热议且畅销不衰的现实就可以发现，正是这种立足于国际价值标准与抽象文化体验的设计技术与评价系统，借助一批艺术家创造极致的情趣与天分，将一种面向全球市场，但是与具体服务对象、具体应用区域脱离的产品方式与消费体验推向感官化与趣味化的巅峰。全球化的设计市场则成为连接起这种战略联盟及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双面胶”和天然结合带。

无可否认，近百年的发展变革中现代设计把握住了工业技术将这种抽象化、“解域化”的生产文化向全球推进的历史机遇，放大专业空间，推出案例神话，云集大师达人，拓展出一片星光闪烁、交相辉映的“理想的星空”。

但是，“理想的星空”毕竟不能完全消解经验世界被“抽象”的技术系统所代替，丰富各异的生产文化被压缩成点、线、面的几何性组合之后变得日益苍白和乏味的

事实。在今天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炉火熊熊的窑场、拉坯艺人一手托坯一手描绘、件件陶瓷胚胎顷刻成形的造化场景；意大利设计师马扎诺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身为裁缝的老祖父在顾客的试衣镜中露出的暖意融融的微笑。尽管现代设计的技术可以将一种普适的美学体验代入抽象的物质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虚拟的网络体验来弥补现实世界中的空洞与乏味，然而，“来自星星的你”最终仍然无法弥合“远方力量对本土世界的同步渗透，以及把日常意义在当地环境中的‘支撑点’移除的文化影响”，填补那种“文化与地理、社会领域之间的自然关系的丧失”。^[3]

“解域化”努力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消解人与其所在的自然、社会、人文之间的文化联系，但人的这种文化依赖天性却是由人的生物本质，也即生命的局限性所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哲学人类学家阿诺德·盖伦 (Arnold Gehlen) 曾经在《技术社会的人类心灵》^[4]一书中深刻地阐述，是人类生物性的功能匮乏决定了内心对于连续性、稳定性甚至制度性文化的深刻需要；在传统社会形态中，人的个体发展前景是有限的，但是人与集体经验之间联系深厚，因此人类得以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平和；现代社会将人的个性解放出来，个体发展的前景被打开了，但是与传统的依存性被切断，这正是当代社会心理焦虑层出不穷的由来。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一次次地打破人与家庭、社区、文化传统的关联，创造所谓连通性、同一性的现代文化，缔造了一个单一空间的世界形式，现代设计对于从形式符号到社会功能的“抽象性”的内在认同，本质上正是源于这种强调世界的连通性、同一性而忽略内心体验的具体性、情境性需要的技术逻辑。现代设计对于当地生产方式的排斥，其操作层面表现为生产程序与标准的抽象化、均质化，而在精神层面则培育出一种将生产经验、功能要求与审美情趣从社会的、个体的实践中抽离的“去情境化”要求及体验方式。更进一步地，在抽离掉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情境体验的同时，又融入一层将“日常意义的支撑点从当地环境中移除”的那种文化政治，即使在现代设计的旗帜之下，也同样无法回避这种隐含的文化博弈的实质。

现代设计的理想世界群星夺目，但它同样不能无视“解域化”留下的文化空白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即使是现代设计高度强调的感官化的舒适度满足，但它也仅仅作为一种精神修复的表象，本质上无法掩盖主体位移之后由另一种生命价值取而代之的现实。

这种现代化关系生成过程中的主体性转变关系着一个巨大的社会生产系统的结构重建，并由此深刻影响着作为生产者的人的精神结构的转变。事实上，18世纪中叶以来的工业革命，不仅催生了乘势而起的现代设计，步步深化的“解域化”过程还导

致全球生产文化及工业创造中至少四个阶段的“主体脱域”或者“主体性剥离”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剥离”。无差异生产的工业技术使得延续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手工生产方式第一次转向“抽象化”，这种“抽象”并非“去纹饰符号”之后的外观形态的“抽象”，而是由技术的抽象与经验的抽象所导致的产品实现过程中的“去人性化”。这种“抽象”不仅构成物理与心理空间的双重隔离，而且切断了生产体验与经验积累的实践来源。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设计环节与工业生产过程的剥离”。设计成为独立的工作环节，为创造独立的设计思维与完善的设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使得一个在手工生产方式之中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从左手转到右手的信息传递过程演变为“从思维到产品”之间无限延伸的空间距离。现代设计服务不得不放大出无限复杂的信息采集与社会调研工程，但是现代设计师再也无法获得马扎诺在《飞越拉斯维加斯》中描述的那种直接面对着顾客的满足的微笑。

第三个阶段，是“职业化的设计制度与生产场域的剥离”。这次剥离从制度层面断开设计作为一种“过程”与生产的“目的”之间的天然连接，设计由此成为一种职业的行为，设计劳动也由此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的经济自足性的产出性与经营性行为。正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作为精神个性体验方式的设计与作为普遍心理集合方式的市场需求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以设计交易的方式公开化、合法化，设计行为中的“有益性”成为一种交易内涵，而不再是天然的持守；与此同时，经济获利性的要求被放至最大。

第四个阶段，则是“设计产业化的超地缘政治文化剥离”。上个世纪末，英国政府率先启动政策调整，布莱尔政府的工作小组将各不相干的13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归并成一种具有同质性的经济领域，并期望以此作为国际输出的强势资本取代传统的制造业优势。且不论这种导致英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空洞化”的政策能否成功，这种强化国际化、脱域化、抽象化内涵特征的创意产业模式，毫无疑问正在演变为新一轮具有超地缘政治文化意味的主体性剥离。这种由国际资本的经营者们构想出的、以纯粹的“头脑创意”为核心的经济输出方式，不仅使得“创意产业”可以名正言顺地与“制造产业”对峙与脱节，还可以让设计行为完全与制造地域、在地运营、生产辖属权相分离，它意味着“创意行为”彻底的产业化、输出化、异地化，从而形成工业化进程以来最大规模与最大影响力的超地缘政治文化合谋。

现代设计对于提高人类生产文化的感官品质与市场价值作出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与此同时，这种设计文化在现代社会进程中的“文明悖论”也同样不可忽视。历史

地回顾现代生产文化与设计发展中一次次“主体性剥离”的过程，可以更清醒地意识到从古老质朴的造物行为到今天光鲜入市的“创意经济”，人类生产文明的形式与内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而就在这一次次剥离的过程中，现代设计机制是否可能被“抽象”为一种去情境化、去地域化的“玻璃金鱼缸”式的存在？设计师是否可能成为在一层华丽精美的外壳笼罩下，完全意识不到“脱域”的危险而只能在鱼缸内悠游自得的、景观化的“金鱼”？对此，我们应当保持充分的警觉与足够的反思。

《设计的大地》是以201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为契机，一批中外设计学者汇集北京，就当下设计发展的战略态势以及中国设计发展中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扩大思考与写作范围之后完成的结果。“大地”代表着各位参与者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当下，在对现代设计诞生以来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辉煌及挫折、成功及教训、经验及挑战进行多棱的思考之后所认可的“从理想的星空回到大地的原点”这样一种共同的态度，以及工作的主题。

如上所述，工业革命以来急速发展的“解域化”生产文化形成了波澜重重的社会震荡。现代设计是这种历史震荡形成的重要动因，但又是某种程度的柔顺剂。现代设计的历史仅仅一百余年，对这段历史的文化定义远远没有达到成熟和客观的水平。中国设计的发展必然置于也只能置于世界现代设计发展的逻辑框架之内，然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设计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设计成败得失、是非功过之历史总结的关系，如何形成适合于自身要求及条件的前行方向，则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命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设计的发展不能自我束缚于设计内部的既定目标，而必须将之置于整个世界以及中国的世纪之变予以定位，并找到适合于未来的行动纲领。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的栖居》中曾经对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与“大地”对峙的隐喻进行过多重的阐释，“世界把自己的根基扎于大地，大地则通过世界而凸显出来”，但同时又强调，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场斗争，但这种对峙并不意味着无序的争斗与彼此的毁灭，而是“双方都提升自己以达于各自本质的自我肯定”。^[5] 这种关系同样适合于设计中的“大地”与“世界”的彼此对峙及本质转化。在今天的世界中，朝向“大地”的回归，可能意味着一种更加现实并且艰难的选择，因而更具挑战性。

对于今天的设计而言，“大地”可能意味着一种以西方为中心转向以东方为焦点的历史的斗转星移；可能意味着迄今为止以商业设计为承载的市场运作转向以社会创新为导向的价值创新；可能意味着以昂贵消费、提升附加值为导向的高端商品设计转向以减排低耗、民主分享为特征的生活方式设计；可能意味着以往专注于城市繁荣的

设计转向城乡协调发展的未来生态设计。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回到“大地”的设计命题，其内涵与象征性可能更为复杂，可能更富于一种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意味，因为“大地”的概念直接和今天的中国最为重要的“乡村”命运相关。放眼当下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还拥有一片广袤而亟待抚养、整饬和善待开发的最后的净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城市发展的紊乱正在急速地涌向乡村，稍有不慎即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的现实危机；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聚集着如此庞大的要在新一轮城乡开发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农民；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急切地需要一种克服对未来的无知而将“大地”引向幸福家园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乡村设计，不是一般的“乡野”“乡愁”，而是直接与整个民族未来的生活方式、生存权利、生民福祉息息相关的家园设计、乡土设计。把中国的“大地设计”把握准了，解决透了，就是对世界设计发展的贡献，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贡献，也是中国奋起进入世界设计先进行列的唯一机会。

诚然，一本书不可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发展构想。本书所呈现的，也并不都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或现实批评，相反，更多的仍然是中国设计师基于现实案例的些许努力、点滴经验与理论发微。但这些案例与文字，都已经联系到“设计的大地”这个连接着梦想与未来的命题，都站在坚实的大地上，这标志着一种已经开始的、脚踏实地的思考。

头顶有星空，脚下有大地。我们希望从这里开始阐释中国设计的希望，也从这里思考并走向这片土地的未来。

2013年6月—2014年4月于北京

[注释]

[1] [英] 罗兰·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杨·阿特·肖尔特 (Jan Aart Scholte) 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2006 年路特利支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中文版主编王宁,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 8 月,第 525 页。

[2] 同上书,第 306 页。

[3] 同上。

[4] [德] 阿诺德·盖伦 (Arnold Gehlen):《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何冰译,何兆武校,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 月。

[5] [德]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郅元宝译,张汝伦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第 84-85 页。

题序 / 锐意创新，关注未来：积极拓展中国设计的大地
杜越

..... 004

序 / 从理想的星空回归设计的大地
许平 陈冬亮

..... 006

设计的大地：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国及其设计活力 / 许平
在奥地利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设计”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 001

让设计成为发展的软实力 / 陈冬亮

..... 013

设计的新兴与替代性经济：城市设计的社会必要性 / 阿利森·克拉克 (Alison J. Clarke)

..... 017

设计文化的再定位和再本土化 / 盖·朱利叶 (Guy Julier)

..... 023

从“全民设计”构思中国的未来都市 / 网本义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上的讲演

..... 035

居良善上：从手工艺开始 / 黄永松

..... 043

“新三农、大设计” / 娄永琪

..... 057

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再生：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校地合作民族文化创意设计系列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 陈劲松

..... 063

保存中的变化：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 李光涵

..... 067

目 录

设计与转型：“设计立县”发展路径及十大模式构建： 以上海—长三角工业设计项目服务外包平台“设计立县”计划为例的系列活动的 实践与思考 / 丁伟 赖红波	075
模仿—蜕变—创新 / 智恒	081
创意是水，滋润大地 / 贾伟	085
中国平面设计产业竞争力提升路径探析 / 祝帅 石晨旭	091
建筑理想与城市的未来 / 周博	099
基于“美丽云南·新丛林生态”区域发展战略策划的基础调研： 以云南德宏州三台山乡出冬瓜村为例 / 万凡	105
大地上的异乡客？中国设计研究的地气与底气 / 黄厚石	123
设计与创新及设计与城镇化论坛记录（节选）	135
附部分正文英文原稿	
Alternative and Emerging Economies of Design: The Social Imperative of Urban Design / Dr. Alison J. Clarke	161
Re-Locating and Re-localizing Design Culture / Guy Julier	167



设计的大地： 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国及其设计活力

在奥地利维也纳实用艺术大学“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设计”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许 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文化与政策研究所所长

[摘要]

20 世纪的巨变改写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固有的生活方式，现代设计的嵌入是一个缓慢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但是，在学习、模仿、改进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汲取了经验，形成新的设计文明进步的基础。20 世纪是中国设计力形成的准备阶段，21 世纪才是中国设计真正进步的开始。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十余年中，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国不断显示出设计变革的方向与趋势，这就是：向设计的“大地”回归，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视野重新定位设计的意义，寻找未来的出路并从中释放设计的活力。

谢谢主席。我的讲题是《设计的大地：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国及其设计活力》，我想用尽量简单的语言和事实来说明当下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同时也是后发展国家的中国所面临的文化挑战，以及中国设计为选择新的方向而做的工作。

正如今天会议的多数发言者所关注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边缘，设计应当为这场变革提供正确的信息与价值提示，所以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并努力探索新的方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社会、生产、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强调无疆界、抽象化方式的新工业体系在推进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同时，也将这个地球上的多数国家与社会带入一个与传统切断联系，去除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与历史、文化、地域相关联的具体情境体验，接受一种抽象化的文化标准与审美方式的新发展模式，从而激化了现代经济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后发展国家看到了这些矛盾，努力在新的实践中避免这些矛盾及其影响。而中国设计如何应对这种发展中的挑战，同样是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

因为也正是在这—个多世纪里，现代设计进入中国，成为改变文化传统、重构社会经济的工具。而中国设计在学习、理解、审视与反思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地寻找更适合于中国发展的方式。简单地说，最近的中国设计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与 20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反思有关；与当下设计中过度商品化的倾向所引起的警惕有关；与中国社会最近日益凸显的民生需求有关；与近年来来自环境、生态、资源等多方面的生存困扰有关。在下面的报告中我将对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分别作以说明。

众所周知，20 世纪的巨变改写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固有的生活方式。19 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基本处于一个缓慢变化然而稳定有序的文化连续性之中。在这种结构之下的行为、物质、制度与价值观念，是一个互为制约和有效联系的整体。图 1 是一幅中国明清之际的木版插画《拷红》，这幅小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助于说明这种关系的生动细节。

图中的内容取材自中国元代（1271—1368）著名戏曲家王实甫（1260—1336）^①的代表作《西厢记》，

该戏描写了一对敢于冲破传统家教束缚的青年男女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画面的冲突发生在代表着站在反对立场上的老夫人与一位善良聪明并为年轻男女提供辩护的女仆红娘之间。故事的结尾是喜剧式的，聪明的红娘说服了代表传统势力的老夫人，并最终成全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事实上，这部戏不仅在元代之后广为流传，以这个故事为原型的各种绘画也甚为有名，甚至连后世的陶瓷器纹饰中都有所表现。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些画面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的某种“行为”与“场所”的“对位”关系，即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相关画面中，不仅场景大同小异，构图也是异曲同工。崔母“拷红”的场景往往都选择在厅堂之前，老夫人手上高举着代表“家法”的戒尺，身后必定陈设着代表“厅堂”的条案，条案上摆放各式香炉与祭器，从这些陈设可以想象到画面之外具有威严气氛的雕梁画栋，以及作为厅堂背景的闺房楼阁、深深庭院。在这里，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稍有了解的人都能理解：“厅堂”这个“场所”的选择绝非偶然，它在中国家庭生活的结构中不仅意味着一种居所位置，更意味着某种集家族荣誉与规训传统于一体的“神圣空间”。在中国，有无数的集体记忆可以证明这些建筑中有许多画面上没有画出来的内容，这些空间的规定性与形式的秩序性以往更多地被给予负面的评价，但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令人无法亲近但又难以忘怀的微观场景背后，存在着一种千百年来约束、规范、提醒和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精神结构，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某种缩影与象征。在中文里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家山”。“家山”不仅指一种物理的空间故土，更指一种心理的家园寄情，一种在长期的家族延续和血脉传承中形成的文化依托性与精神稳定性，其中的心理结构要比上述的故事插图更加丰富得



图1



图 2



图 3

多也深刻得多。几千年来，正是这种寄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稳定而连续的文化整体性，为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提供一种坚实的精神氛围与现实的分层结构。

现代文明极大地释放了人的个性与面向未来的开拓性，但对于其切断人的内心世界与传统文脉之间的关联而带来的文化脆弱与集体性的社会焦虑同样不可忽视。现代设计进入中国的过程，恰好对应着一种“解域化”的工业方式猛烈冲击着这种文化整体性的过程，因而与上述的社会矛盾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交集。由于这种矛盾的交集，使得现代设计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远远不似一种艺术风格的生成或演化那么简单，它基本上应当被视为一种与在地的文明与文化方式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嵌入”（Embeddedness）^[2]与适应的社会变革过程。这种新的、代表着抽象性生产关系与文化方式的系统“嵌入”，势必打破社会传统原有的结构，“腾出”相应的“空间”。这种空间关系的更替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是精神性的；不仅是市场性的，更是生活性的；不仅是文化性的，甚至是制度性的，会在一种比人们的想象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活面貌与社会的整体氛围。图 2 与图 3 是 20 世纪的百年之中上海同一处街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20 世纪的中国社会不仅面临着现代化过程中视觉景观的巨变，更面临着整个文化结构与传统精神的重新定义。这个过程中通过向西方的学习、模仿和自我改进，汲取了经验，形成现代文明进步和成长的基础，但同时也生成新的困惑，需要不断地反思。

下面的三幅图之间并没有既定的联系，分别出现于20世纪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它们似乎恰好与我们所说的“学习”、“拥抱”、“反思”三个阶段相对应，或许可以为我们阐释这种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提供某种证明。

图4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一幅上海月份牌招贴画，当时这种绘画形式被广泛用于商品宣传，同时也在努力塑造一种新的视觉文化。



图4

画面描绘了一位沉思中的学习型女性形象，她打开窗户，凭窗阅读，呼吸着现代文明的新鲜空气，远方有一艘驶向大海的轮船。她的面向与轮船驶去的方向一致，似乎在寓示一种寄情理想彼岸的精神出走。不仅整个画面形象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而且从“读书”的情节传递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从大海、轮船、新式书刊等图形符号的选取上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对于正在出现的变化、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敏感追求。

图5也是一幅上海月份牌招贴画，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比图4稍晚。画面中是一位满怀欣喜走向现代生活的时尚妇人。她笑态嫣然穿着新式皮鞋准备盛装出行，发式是时新的又是东方的，服装是新款的又是江南的；她身后的墙壁上挂着镶在新式镜框中的风景画，衣柜上搁着用红木作底座的花插，墙边是洋气的沙发与现代的地板，脚下踩着西式的脚凳和传统风格的地毯……似乎一切都表明：时尚的西洋文明不仅为精英文化层的精神出走所拥有，它甚至已经成为普通市民拥抱生活、享受生活的形式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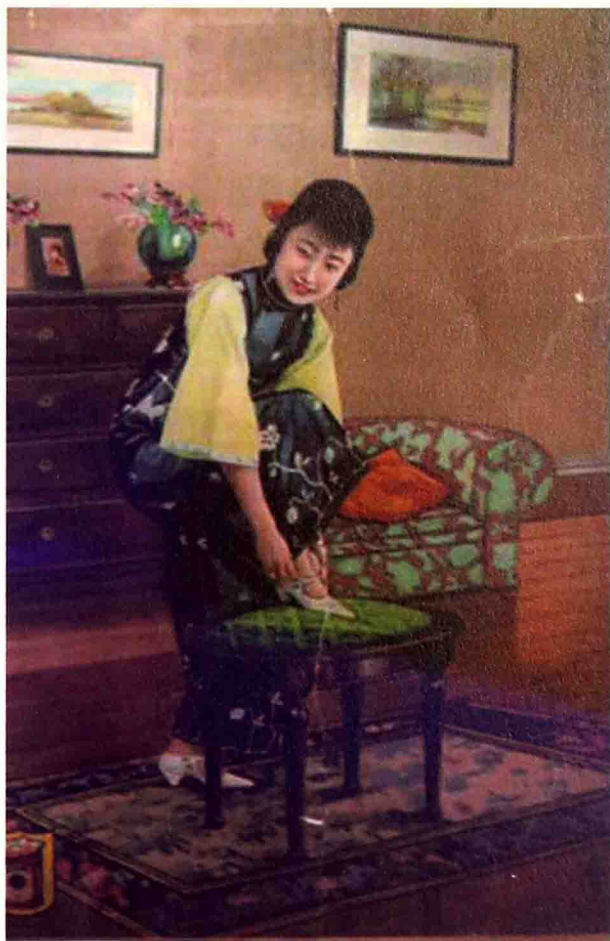


图5